

公孙梦 著

紫星红梅  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## 第六回 穷凶极恶

此时宣琼玉厉声道：“你们休要血口喷人，快些亮出身份，以免自误！”

蒙面人中有个女子尖声笑道：“宣琼玉，你们一伙是元嗣君派来大明京师卧底的奸细，你男人陈剑书，成天鬼鬼祟祟出入京城，你妹妹宣如玉，好好一个俏娇娃，偏生要装卖解人，还有那老儿袁世雄、孽子袁勋，未过门的媳妇史锦莲，再有崔平、薛峰，你们明里做买卖，暗里串通旧元余孽……”

宣如玉大怒，骂道：“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竟把我们店里的人名姓都打听了去，我问你，你说我们是元奸，凭据在哪里？……”

陈剑书沉声道：“玉妹，他们心存不轨，诬我等为元奸，只是个借口而已！”稍顿，喝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莫不是羽林卫的？”

有人答道：“不错，你敢拒捕么？”

陈剑书冷笑道：“羽林卫里有女校尉么？朋友，不妨亮出腰牌来瞧瞧！”

秦玉雄紧张地听着这番对答，那陈剑书原来看着温吞吞，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现在宛如变了个人似的，凛然不

可犯。

在他身旁的司徒俊似不耐烦，突然出声道：“速将叛逆拿下，休作口舌之争！”

天井里的五个蒙面人立即扯出兵刃，翠柳酒店的人也立即分散开，但眨眼间天井里只剩下宣琼玉姊妹、陈剑书和卖解的几人，其余店伙大概进屋去了。

陈剑书使的是一把蜈蚣刺，长约三尺，形似剑，只是两边锋刃上排有倒钩，他与一个使铁手的蒙面人厮杀。

秦玉雄心中大骇，这不是毒手秀士应天华么？他居然也是金龙会的人。

再看宣琼玉，手使柳叶刀，与一个身形苗条的蒙面人交手。

那宣如玉手中仍是那个小圆球，与使双钩的蒙面人打在一起。

天井窄小，施展不开，宣如玉已飞身上房，紧接着宣琼玉、陈剑书等人也跟了上来。

司徒俊喝道：“元奸要跑，并肩子上！”

秦玉雄只见四面房头上倏地站起了许多人，把宣琼玉等人逼住，往天井里赶。

忽听几声惨呼，原来是先前从院子里遁走的几个店小二，被围在外边的人杀了。

也就在这一瞬间，宣琼玉等四人已从房头跃到了街道上，看样子他们确实想逃走。还有四人被困在房顶上苦斗。

司徒俊道：“秦抚爷，你们三人去捉那使小圆球的妞儿，

越快越好！”

秦玉雄心想，怎么叫我去对付宣如玉，当真要我去辣手摧花了，这实在是无奈何的事，把牙一咬，双肩一晃，从房顶上跃到街西。

宣如玉手中小圆球十分灵活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她身法巧妙，不与人近身搏战，凭着卓越的轻功，闪避对方的攻击时，小圆珠便及时出手。因此，被她击倒了两人。

秦玉雄才一出现在她眼前，“呼”一声小银球便飞了来，他赶紧一让，“呼”一声又有一小银球击过来，他连忙抽刀出鞘，刀光一闪，把小银球击开。这才注意到，这丫头的绳练上两端都系有小球，你来我去，专击人身上要穴，十分厉害。此时又有三个蒙面人从三个方向逼过来，未近她身，就被放长了线的小银球打得忙不迭跃开去。秦玉雄心想，不施辣手又怎生治得住她，莫被总管小瞧了。

主意拿定，运起七成功力，刀芒顿长，呼呼声中舞起一团白光向宣如玉扑去。

宣如玉连击两球都被罡气逼落，心中一凛，忙收短了练索，提起九成功力，闪避中以小球击刀，格挡住攻来的五刀。

她气得大叫起来：“好一个风火刀王，原来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！”

秦玉雄被她叫破了身份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这妮子眼睛好尖，在广场见他周涛等人动过手，居然就识得风火刀法。一时间又有些发窘，被小丫头狠狠还攻了两招，这才又回过神来，也不答话，施展开刀法攻了上去。

宣如玉武功奇特，两个小银球使得像是有灵性一般，专认准人身穴位猛打，小球上发出的劲力也非同小可，若被击中，皮破骨折。他不由心头火起，胜不了一个小丫头，他还能在金龙会露脸吗？于是毫不留情地猛攻上去。

此时一个使刀的蒙面女子过来助战，梁公柏与伏正霆也杀了过来。

梁公柏剑法也非同小可，上来就猛攻了三剑。

伏正霆却差劲得多，被宣如玉的小球一逼，就忙不迭退开。

宣如玉骂道：“不要脸，你们四个打一个，亏你们还是七尺男子汉！”

蒙面女子格格娇笑道：“我与你一样，可不是什么男子汉，我劝你乖乖儿受擒……”

话未了，宣如玉一个倒跃，从伏正霆退开的空隙中逃了出去。

伏正霆大叫道：“哪里走，看剑！”但他的剑刺出时，人家已逃出丈外。

秦玉雄心里骂道：“好个没用的家伙，连个人也堵不住！”立即提气一跃，追了过去。

宣如玉冷不防回身打出一球，秦玉雄不得不往旁闪避。

宣如玉纵身一跃上了一家民房，接着又跃到酒店屋顶上一晃不见，她居然下到天井去了。秦玉雄如影随形追了过去，小丫头正助天井里的老头等人，叫他们快走。

一个蒙面人狞笑道：“走？走到阎王殿么？小姑娘，实

说了吧，若不是要活捉你们，岂会让你们活到现在！”

秦玉雄听得清清楚楚，心想这就怪了，会主说通统杀光，这蒙面人却说要活捉。也顾不得多加思索，立即冲上动手。

忽然，街面上有马蹄声，其中夹杂着呼喝叱咤，似乎又来了什么人。

正感诧异，突然听到房顶上一声娇喝：“店家休慌，紫星红梅在此！”

秦玉雄大惊，忙收式跳出圈外，朝房顶上瞧去，只见五个女子穿着打扮一样，脸上蒙着白绸巾。他一时不知所措，呆立当场。

这时，屋面上又多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人喝道：“紫星红梅，你这是自投罗网，大爷们找了你好一年，不知你躲到哪道阴沟里去了，好、好、好，今日总算见面了！”略顿，大声喝道：“斩尽杀绝，不留活口，大家并肩子上！”

此令一下，动手的情形就不同了，先前心存顾忌要捉活口，现在只要杀死交差，那就容易得多了。

一时间，呼喝狠斗之声大起。

紫星红梅率二女下了房，其余三人则在房头上动手。

宣如玉叫道：“紫星红梅大侠，风火刀王秦玉雄也在此行凶，只要拿下他就可知道这伙蒙面强盗的来历！”

紫星红梅冷笑道：“小妹妹，我在房顶上看到了，这么多人，使腰刀的只有一个！”

秦玉雄一时又恼又窘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，怎么会

在这儿遇到紫星红梅呢？她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？这叫他怎么办呢？

此时紫星红梅已找上了他，冷声道：“风火刀王打家劫舍，传出去不辱师门么？”

秦玉雄一急，叫道：“这酒店的人是元奸，我等侠义道保国安民，铲除元奸岂会有错？”

紫星红梅冷笑道：“你说这酒店的人是元奸，证据何在？若真是元奸，自有官府捉拿，与你何干？你与黑衣女妖彭桂兰、魔手秀士应天华、追命双钩龚强这些人有何勾联？这些黑道杀人魔王何时又成了除元奸的英雄？你们到这儿究竟想干什么？还不一一从实招来！”

秦玉雄心里七上八下，他的确说不出个理儿来，但当着大伙的面，又岂能示怯？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丢掉了前程。

于是他振作精神喝道：“我等除元奸，何须你来动问？莫非你与他们一伙？”

这时，房头上的司徒俊又喝道：“紫星红梅去年对抗金龙令，罪该万死，尔等还不将她首级砍下，徒逞口舌之利又有何用！”

秦玉雄又一惊，金龙令从总管口中说出，难道金龙令就是金龙会发出的么？去年在大旭山，参与夺鏢的十个魔头中，并没有他黑心书生司徒俊呀！心念电转间，他无暇思索，立即挥刀砍出，与紫星红梅大战起来。

此次交手，不同于前夜比武，总是小心怕伤了对方。现在是一场真正的拼杀，彼此都施出了全部本领，竭力抢占上

风。

紫星红梅自那夜交手失利后，一直苦苦思索，要怎样挡住秦玉雄的那一招绝招。当时她猝不及防，仓卒应变，要不，她自信能破了他这一招。

但是她冥思苦想一夜，却是束手无策。回想与秦玉雄动手的全部情形，她不得不承认，她比他略逊半筹。秦玉雄要是再有多一些的经历，她就更难对付他。

可是，她并不服输，师门星梅剑法变化精微，她至今还未能悟透，再有多一些与高手过招的机会，技艺就能再高上一筹。但那是以后的事，要紧的是现在，她碰到了出道以来最强劲的对手，她要怎样才能挡得住他的绝招？也许再有一次和他交手的机会，她能悟出对付的办法来。

没想到今夜会遇上了他，他居然和一班为恶江湖的巨凶同流合污，使她又惊又恼，出手时决不容情。

两人一场狠斗，直杀得难解难分，五十招过后，依然难分胜负。

秦玉雄越打越惊，此女剑法无比精妙，似比那夜比武又精进了不少，要想很快取胜是绝对做不到的事，除非他内力再比目前强一筹，那么就可以在功力上压倒紫星红梅。看来，只有施出“狂风烈焰”才能治服她。

忽然，他听到司徒俊在房头上喊：“扯乎”，那是叫大家撤走不再恋战，正好他也不想伤了紫星红梅结下冤家，断了对她的绮念。于是猛攻两刀，迫退紫星红梅，双足一顿上了房。只见蒙面人一个个往镇外奔，紫星红梅的马车旁，驭手

羊操和江湖四杰及几个不认识的人站在那儿，心知今夜金龙会来的高手不多，紫星红梅一行十多人的到来，优劣之势倒转，只好铩羽而归。

他风驰电掣般冲出镇外，金刚门的周涌已牵马在路上等候，梁、伏二人已骑在马上，于是赶紧一跃上马，往城里赶。

一路上，前后都是金刚门的人，他既不知一共去了多少人，也不知有没有负伤被擒的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赶着去，稀里糊涂地逃回来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回去后他要问问会主，应天华他们属谁统领，为何不告诉他总管副总管也出马指挥，他和周涛一切听命于人，事先也不商议，所以他明白了情况，又如何去建功立业呢？

回到金刚门，秦玉雄问周涛，金刚门的人有没有伤亡，周涛说伤了七八个，没有丢命的，说完掉头而去，没有交谈的意思。

秦玉雄憋着气和梁、伏二人回二院住房。

梁公柏道：“二位，小弟有话，如鲠在喉，不说出来睡不着觉。”

秦玉雄便将两人让进自己房间，点上火烛，道：“一片混乱，稀里糊涂，真是丢人！”

梁公柏道：“丢面子的事小，要紧的是事情真相，宣琼玉那班人果是元奸么？”

伏正霆道：“梁兄，声音放低些。”

梁公柏小声道：“还有，黑衣女妖彭桂兰，追命双钩龚强

这班人算哪一门子的事？这些人也是金龙会的么？看来是的。所以，金龙会只怕不是正道帮会。那总管司徒俊说，紫星红梅违抗了金龙令，所以找了她一年多。这样看来，金龙令就是金龙会所发。凡此种种，这金龙会干的事，与行侠仗义不沾边，能是个正道帮会么？趁现在不晚，我们赶快离开！”

秦玉雄道：“话不能这般说，黑衣女妖等人若遵从金龙会指令行事，不就是改邪归正了么？会主关爷总不是邪道上的吧？至于金龙令的事，待小弟明日去总舵见会主时问个明白就是了。梁兄你可不能张口离开闭口离开，若是让人听到了，只怕性命难保！”

伏正霆道：“秦老弟说得对，既已入会，岂能轻言离会？会规中就有不准叛会一条。”

梁公柏叹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就不该……”

秦玉雄不悦道：“梁兄，入会是你愿意的，反悔可不好。你不想想，关老前辈、黄副会主是何许人？难道不是白道上有口皆碑的人物么？你我有幸跟这些老前辈干一番事业，怎能不明了全部真情之前就打退堂鼓呢？更何况金龙会只忠于相爷，难道连相爷也信不过么？”

梁公柏想了想，道：“小弟也明白这些道理，只是和这些黑道上的人联手，心里实在别扭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……”

秦玉雄道：“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，我看还是早些睡吧，二位以为如何？”

梁、伏二人便各自回屋歇息。

秦玉雄老想着紫星红梅的事，一时难以入眠。看来，金龙会将紫星红梅列为对头，这事确实有些蹊跷。紫星红梅享誉江湖，有什么理由要追杀她？金龙令为何要夺虎威镖局的镖银，据伏正霆说，借镖局之名扬威。这种作法，不正是邪道门派的拿手好戏么？听命于相爷的金龙会，又怎能做这样的事？另外，最糟糕的是，他和紫星红梅成了仇敌，将来又怎能与她结成姻缘呢？这才是让他最着急的事，其他事犯不着他去操心。

想着想着不由睡去，醒来时天已大明。

漱洗毕，他向周涛要了匹马，直奔城北覆舟山，但他没有见到会主，因为关卡不让进，亮出腰牌也无用。守门的校勇说，只有持金牌身份的人，才能随时出入总舵，银牌以下不奉召不得擅自进入。他揣了一肚子气回来，伏梁二人在梁公柏屋里说话，见他来了忙招呼他。

他把上山碰壁的事说了，又道：“看来不升到高品级就受人歧视，真是窝囊透了。”

周涛着人来请他们吃饭，说接到总舵传书，两位总爷午时驾到，饭后在前院客室等候。

秦玉雄兴致又高了起来，只要两位总爷来，他就可以解除心中的几个疑问。

饭后大家到议事室等候，不多时关钰、黄武杰便来了，金刚门弟子照例列队迎候。

关、黄二人身后还跟一人，秦玉雄、梁公柏、伏正霆见了俱都大为惊骇，因为这个人竟是上虎威镖局托人镖的华隆

兴。

华隆兴趾高气扬，昂首随关黄二人进了屋，而且坐在关会主一侧，可见地位之高。

秦玉雄等三人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

关钰开言道：“各位，昨夜铲除元奸失败，错不在各位。紫星红梅的出现，是总舵始料不及的。该女行踪诡秘，来历不明，数次破坏总舵之行动，实为本会之大敌。据本会忠武堂的追查，该女系元奸中的一名首脑，为掩饰其行为，故意在江湖上收买人心，扬名立万，以侠义道面目出现。是以总舵三令五申，要将其除去，为此立功者，受大奖。昨夜抚头秦玉雄，力敌紫星红梅妖女，使其未能出手伤人，大家得以全身而退。紫星红梅出道近三年，在江湖上已闯下了响亮的名头，更有追魂驭手羊操、江湖四杰、风尘二怪为其效命，是以所向披靡。而紫星红梅本人的武功，也已登堂入室，非同小可。秦抚头能力敌该女不败，足见秦抚头武功胆气过人，是以当众嘉奖……”

这番话秦玉雄听得舒畅极了，当时他只顾拼斗，却未想到这样做的功效竟如此之大。看来，关爷时时注意栽培提携他，确是无微不至，这前途无量的许诺决非虚言。

关钰略顿了顿，续道：“今日还有一事宣告，在杭州府已查实一名元奸，此人以经商为名，将所赚银两资助困集在当地的元奸，不断笼络收买武林高手，实为大明心腹之患。鉴于忠武堂人手不足，特命金刚门总执事将头周涌、总教头韦彤、副总教头方玉豹以及将头梁公柏、伏正霆前往，由抚头

秦玉雄率领。若觉人手不足，金刚门将头以下人员由秦抚头调派。秦抚头以下均暂由忠武堂堂主都爷毕震山统率。本座言及此，由毕堂主交代注意事项。”

忠武堂是做什么的，谁又是毕震山？秦玉雄惊诧莫名，他对金龙会知之太少。

这时，华隆兴说话了，难道毕震山是他？

只听他道：“此去杭州铲除元奸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。元奸府中藏有两名高手，是杭州府元奸的大头领，一个叫皮怀志，人称独眼泉，一个叫朱浩，人称震关东。跑江湖的人都知道，这两人名头不小，武功一流。除他二人外，自然还有一批武林客。由于本堂高手调遣在外，人力不足，特遣尔等诸人前往效命。明日一早动身，本座也将亲临杭州府指挥。尔等到后，至南门一家丰乐楼酒店找掌柜，此人叫葛兆春，是将头，他自会安顿食宿处，都明白了么？若无疑问，速下去作准备。”

关钰道：“其余人散去，秦抚头留下。”

人一走完，关钰指着毕震山道：“秦抚头，你现在知晓华隆兴是毕堂主的化名了吧？虎威镖局的事，你不必再过问。至于白副总镖头父女的下落，毕堂主确实不知，你不要耿耿于怀，这事连毕堂主也莫名其妙。”

毕震山一笑，道：“本座估计，白家父女两人因失人镖不好交代，故尔遁走，你却以为我们捉了他二人，你不多想一想，捉他父女来何用？如今你已入会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在镖局结下的怨仇，一笔勾销。”

秦玉雄无比惊诧，又是一个不解之谜。

他喃喃问道：“都爷，那人镖当真是失了么？如果不是，为何要……”

毕震山道：“人镖当然是失了，这事还未与镖局了结，但秦抚头以后不能再过问此事。”话说完站起来，向关、黄二人抱拳道：“二位都爷，暂且别过，属下有事先走一步。”

秦玉雄目送他出门，道：“关叔、黄叔，忠武堂是干什么的？他……”

黄武杰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不如长话短说。金龙会设有监察使，忠武堂。监察使在相府内，自会主以下，均受其监察。忠武堂执掌一批高手，实力雄厚，堂主须由督爷以上坐镇。毕震山原只是个巡头，两年内升至都爷，盖因他招纳了一大批高手，受到相爷的赏识。此人不但武功高绝，而且喜使智谋，如今手握实权，正可谓春风得意，贤侄你对他须多加小心。”

关钰道：“愚叔与你黄叔寄望于贤侄，此次去杭州府除奸，务必立个大功回来，愚叔方好面见相爷，大力举荐，并让贤侄建仁勇堂。只要招纳一批高手，这不就有了实力了么？一旦手中有了人马，相爷就会另眼相看，这一点极为重要，贤侄你明白了么？”

秦玉雄心领神会，忙道：“明白，多谢二位叔父的提携，只是建大功一事，小侄不知要如何行事才算立了大功，还请二位点拨。”

关钰道：“锄元奸最难的是他府中的两个高手，贤侄只

要除去一个，不就是大功了么？”

秦玉雄大为兴奋，原来竟是如此简单的事，当即道：“小侄定将元凶毙于刀下！”

黄武杰道：“说来也巧，毕震山贪功，四处派人出击，因此闹得人手不够，只好向我二人索要贤侄参加。在他而言，功劳是他的，不过利用贤侄的武功而已。殊不知恰好给了贤侄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。只要贤侄得手，愚叔等二人就可趁机将贤侄引荐给相爷，并力促建仁勇堂，由愚叔兼任堂主，保举贤侄为副堂主，升至督字级。这话贤侄不可为外人道，记在心中便可，切记切记，若走漏消息，大事难成！”

秦玉雄欣喜若狂，不住感谢二老栽培。

回到宿处，伏梁二人在等着他，不等他们开口，便把白远昌父女的事说了。

梁公柏道：“你相信他的话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他为何骗我？再说白老镖头就在我身侧，出了事我能不知道么？那天在林中的几人，别人为何安然无恙？”

梁公柏道：“说来也是不由人不信，你知道毕震山是什么人吗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小弟刚下山，知道的江湖人物都是听师傅说的，而且数目不多。”

伏正霆道：“毕震山外号幻龙笔，手中一对判官笔功力非凡，是近十几年万儿十分响亮的人物。他非但武功高强，为人也很正道，行侠仗义，广结人缘，和黑道人物也有往来，

这一点颇遭人讲议。但他行为端正，偏找不出他一点恶行，所以不能把他排在黑道上，没想到他也来到了京师，而且是本会的都爷堂主。”

梁公柏道：“毕震山结纳黑道枭雄为友，白道上各大派对他毁誉参半，虽说听不到他干有什么恶行，但一些人对他却存戒备之心。家师曾告诫过小弟，勿与这类人交往。”

伏正霆道：“他说不知白老镖头下落，以他的身份，当不至谎言欺人，莫非白老镖头父女当真是自己走掉的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伏兄你与白家是亲戚，对白老镖头性情应当知晓，他会不会因为失了人镖不好交代而遁去呢？”

伏正霆叹道：“与两位是自己人，我实话实说了吧。我与白老镖头非亲非故，只是为了进虎威镖局谋生，由白老镖头举荐时编造的。若不这样，张老镖头既不缺人手，怎肯招纳一个陌生人？所以就成了‘亲戚’。”

秦玉雄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假的。”

梁公柏也笑道：“我对伏兄有这样一个标致的小表妹还十分羡慕的呢！要不我早就拜倒在白小姐的石榴裙下了！”

伏正霆苦笑道：“我这人武功平平，相貌也不出众，哪里敢高攀人家白姑娘？”

秦玉雄大笑：“梁兄你坐失良机，悔之晚矣，现在还上哪儿去找人呀！”

梁公柏叹道：“无此艳福，奈何、奈何？”

伏正霆道：“人镖究竟怎么失的？毕震山没有提及此事么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他只说人镖真的失了，要我不要再管这件事。”

此刻，周涛周涌两兄弟来见秦玉雄，商议带多少人出发到杭州府的事。

这天，三人未再出门，晚上早早安歇。

翌日，秦玉雄等一共十人前往杭州府。

五天后的下午，他们进了杭州城。

执事胡昌先往南门寻找丰乐楼，秦玉雄等随后跟来。丰乐楼门面不小，兼营住宿。胡昌已要了七间上房，安顿好后，由他去把掌柜叫来。

这掌柜三十五六岁，一脸精明。

秦玉雄道：“贵姓？”一面摸出腰牌。

掌柜一见，忙行礼道：“将头葛兆春参见抚爷，有事但请吩咐。”

秦玉雄初次尝了受人尊敬的滋味，心中大乐，手一摆：“坐下说话！”

葛兆春这才坐下，一副谨遵台命的模样。

在金刚门，周涛与秦玉雄级阶一样，他对秦玉雄又怀恨在心，弟子门人来个敬而远之，因为秦玉雄并不管辖他们。所以秦玉雄除了伏梁二人朝夕相处，就无人搭腔，受到冷落。

葛兆春唯命是从的恭谨，使他心情舒畅，对葛兆春印象极佳，心里冒出了念头，若此次回京师能组仁勇堂，他就设法把葛兆春或是葛兆春引荐的人抽到京师以壮实力。